

誠在庚申余自湯陰調任緡聞縣志卽擬重脩而鞅掌簿書未及也如是者又數年乃得博采群編旁搜故簡邑內之殘碑斷碣亦罔不訪求摹搨以資叅證其故家遺族學有淵源群稱碩彥者牘牘餘閒相與諮諏商榷復進諸生之賢而有文者令其編纂綴屬而余親加裁定焉補舊志之缺刪舊志之訛稍仿史體爲十一圖四表十九志十二列傳夫志以彰往示來亦非徒徵文考獻益其事甚難何可苟焉而已哉卷帙粗完移官武陟匆匆付梓深愧踈蕪嗣而脩之是在作者豈乾隆丁卯相月下浣知新鄉縣事奉新趙關元序

[illegible]

舊志序跋

萬歷己卯新鄉縣志後序

嘗謂禹貢地志也乃經中之史自周禮有小史掌邦國之志而後之志郡邑者宗之稽往牒以鏡前修志顧可少哉新鄉古鄘地在金元爲衛輝路隸我皇明混一區宇建縣隸衛當秦晉燕魯之孔道丁丑夏來令茲邑甫下車首詢故志蓋僅自陽谿王公嘗一草創之而竟未就文獻無徵考詢奚賴予用是惴惴懼矣爰謀諸耆彥李公承寶郭公從可相與遠稽古籍近搜舊帙嚴義例覈名實析爲七卷七卷列而邑之大畧脩矣夫志者經世之具有裨于實用非徒以觀美爲也是故觀于戶口之豐耗而知勞來休息之方觀于賦役之繁簡而守劑量均平之則觀于土田之肥瘠而嚴改竄冒隱之禁觀于風俗之美惡而審化導轉移之機觀于人才之

盛衰而急作新課教之法其他循星土以察災祥窺形勢以示守
禦修陂塘以時蓄洩秩祀典以昭崇報凡此皆邑之大事皆志之
所以爲訓也予不敏方懷製錦無能乃幸邑有賢者亟成是書朝
夕省覽以爲酌古準今之助其庶幾可免于大戾也夫若曰因其
質而文之訂其闕而補之則有俟于後之君子萬歷己卯知縣會
稽余相跋

萬歷甲午新鄉縣志序

新鄉隸衛郡康叔舊封也傳記孔子適衛嘆生民之庶垂富教之
訓是民非富教奚以立然文獻無徵即富教曷稽焉此志之所不
可缺也乃邑當八省午道供輸繁難有司者惟簿書送迎是驚志
自弘正以前皆不可考嘉靖初邑侯茹公始輯成編歲久散佚脫
畧無次萬歷丁丑會稽余侯復徵邑人靈山衛教授李君承寶暨

先封君黃岡公彙次遺編參考省郡二志通典諸書閱歲餘脫藁
成帙歷今幾二十禩中間政治之得失賦役之增減公署之廢置
物產之豐耗與夫戶口多寡人物興替俗尚推移前志所不及載
者更多也歲甲午廣武盧公蒞政三年績成報最將被內召行矣
復有慨于斯典曰政以翊治志以詳政春秋令尹子文以政告新
令尹孔子嘉其忠邑之乘皆政之劔也任其缺畧而弗脩則治體
民風今且不習來將奚鏡乎為禮博士唐君陳君主其事而簡弟
子員之醇博者偕次焉剟繁補缺視昔益脩開卷犁然嗚呼政不
在茲哉公因問序於余夫往志庭梧已序之矣又何加焉雖然志
者因時紀事因事宜民匪他圖籍埒一成而不可變者初公之下
車也值頻歲荒侵民靡安業公軫瘡痍務休養生息而不妄嘗以
撫切之劑如平糴役減條鞭裁供應緩徵輸蘇驛遞撫流移興學

造士修廢舉墜要皆一邑之重務而可傳也來者披卷究心嚴與地之防明建置之規核政教之實鑒宦蹟人物之臧否及選舉藝文之升降並採成事使民者繼廢而富繼富而教追孔聖之訓還康叔之舊皆不朽之澤矣忠猷孰懋焉用是不揣謏陋而申言之萬歷甲午季夏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邑人郭庭梧序

余歷覽吾邑風氣之會左王屋右淇澳黃河經其南衛水絡其北神禹之平成殷湯之允殖康叔文武之作新與夫比干共姜之所爲忠義岳武穆北征之所爲克捷後先輝映而今銷落之餘寥寥盡矣嗟此遺黎一困於災疫再困於饑荒三困於征輸星火之急逝者未歸死者過半今此者扶凋起瘵之不遑何遑於志邑之有志創自嘉靖茹侯逮萬歷己卯余侯重加增訂亦旣備美可觀矣然時有以近俗有沿革事有增損制有合違此際正需司馬才膺

纂述任者邇敬南廬侯來令茲土三年政通人和暇取邑志以屬
博士唐君俾與邑之博雅者共剖見聞而侯復一一釐飭之既成
命余序諸簡余惟史國之大典而志則郡邑一大典也必其該而
核確而贍非可以苟且了局者也嘗聞之汾陽孔氏云邑令之務
有急於史者文書盈於几閣則應務之難車馬填於道路則奔走
之難掾吏委於刀筆則檢閱之難功課析於米鹽則催辦之難且
歲月無久任之時載乘無世家之系欲以博咨精究昭垂不朽可
易言哉迺侯於撫字之餘首注於是殫心焦思遠稽近考竟成鉅
牒一展卷而新邑之四方上下往古來今公私鉅細無不鏡鑑而
燭照焉迄今按其所載若躔次覈而欽若昊天者益有資山澤詳
而祖識地德者益有據宦蹟續而益可以觀政在國人物脩而益
可以觀俗在野賦役戶口犁而益可以驗休息滋養風尚規制列

而益可以勤挽回補救記頌詩賦彙而益可以彰察勝跡昭著人文土宜庶植畢舉而益可以殫人官之能別物曲之利侯真大有造於新邑也已若夫畸行異政振敝蘓疲庶幾復見先王之舊事事入人心版又豈筆楮所能盡哉萬歷甲午六月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邑人梁問孟序

郡邑有志倣列國之史也詎能外言與事哉達白謂言文章亦言畫一謂事損益亦事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迺其中增廓變遷歲月不同而歸純反正勢必循其近而入以漸譬之水狀習坎而輒止下何以承其波此續志之不可缺也新鄉之志肇修於聖天子己卯之禩則李外翰郭封君余令三君子纂成之名列志中茲不述歷今星霜幾二紀矣余庚寅來視邑篆見其地頗膏腴民多遊惰往往急私愛公遂末棄本及考舊志詢

故老又有未盡然者豈世變為之乎夫三代好尚小人且有弊焉
氣運循環盛世不能強也儻紀載有據君子視以為從違世道或
賴之矣予始至遘灾疫甫紓庶務廢閣租賦繁難拮据而未暇越
四禩為今之甲午始協邑博唐君仁喚陳君至言靳君有德採集
彙附以續二十年中之言與事遠存創始之舊近列增益之規上
接旁蒐之畧下昭考據之詳鑿鑿實錄鄉大夫序諸簡端文獻以
彰矣予叨司牧是當為一方惇典則也得以跋之併付剞劂氏云
萬歷甲午知縣永年盧大謨跋

崇正新鄉縣志序

余讀南史稱顧野王著國史記傳及輿地志而江南典章文物賴
之以存著鄭端簡著吾學編凡論述必究悉於其人之家乘輿頌
考遺聞寔而不敢臆斷是以可信可傳我明興刊行一統志而又

有省志郡志縣志各紀方物不既多與蓋一統志識其大也病畧而不舉至省郡縣而加詳焉則識其脩也然繁而不寔穢而不正亦其病也武功小邑也經康對山操觚而海內推尊然則家乘輿頌考遺問寔固非縣志不脩若闕焉若畧焉即有絕代手筆黼黻國史又何據以爲信從乎故寔而不繁正而不穢即足以殫究典實昭示來茲非僅僅小物之勤也吾新邑舊無志始自嘉靖茹公至會稽余公而成帙迨永年盧公復新之一邦之書獲有完策觀梁郭兩中丞序言風雅足述焉迄今四十餘年未經編輯能無盛衰治亂今昔不同時因革損益前後不一規者乎况吾邑于衛稱材藪諸先達簪筆奮起者若馬郭兩君子皆後先館局司國史而於鄉里風尚顧未有筆削豈其有所俟與方余授館員竊有志而未逮再隸西掖羽書日數上又未能磨墨問前徽也安化米公文

雅夙尚而嫻於武畧保障之暇披觀邑志遂命一時多聞之士訪故家之傳求長老之說相與討類而修舉之燦然明脩矣遣使問序於余余謂茹余草創者也草創者見其大端而已米公修飾潤色者也將奮起而續顧野王鄭端簡之爲文之爲人豈徒記名姓而已哉異日叅錯總志宣付國史將與武功共稱不朽矣米公弭盜修城清蠹救災善政堪垂青史者不一又何煩縉彥之贅云崇正十三年季春兵科都給事中邑人張縉彥序

順治新鄉縣新志序

今上歲在屠維大淵獻少司空坦公先生揖余曰吾邑新鄉舊有志然於古多畧如牧野汲冢黃沁河渠栢舟鄘風等悉不載懼其闕而莫攷也是以更爲一編名曰新鄉新志今將成子其爲之序余受讀未竟作而嘆曰甚矣先生之嫻於史也夫今之志即古之

史大之紀一代之興廢與夫一國之山川土田民物風俗及當時
君公卿大夫言動之嫩惡以昭勸懲垂將來推之一邑一鄉之有
紀載取義皆然典至重也故孔子言夏殷之禮而病杞宋之無徵
則往事之不可不詳昭昭已新鄉雖於今爲邑然在成周本康叔
封域親沐作新之化地接太行王屋蘓門百泉諸名勝咸在襟帶
間衛水繞北郭滌洄而東靈秀所鍾今昔一揆觀感之資足述者
殆指不勝屈如之何其可或遺也故先生之爲此志也殫精探索
自唐虞以降四千年之故實莫不臚若列眉幽而象緯顯而流峙
微而淑慝脩三才之理綜萬彙之情或瞻而覈或簡而該厠之作
者之林蔚宗以還定當避席洋洋巨觀哉乃余讀是編而更不能
不有慨於中者前此二十餘年間蓋嘗兩過是地初至之日但見
其受東西之衝輪蹄接踵民歌勞止然猶存熙穰之舊覺尼山庶

哉一嘆依稀未遠及其後也則滄桑幾更原野非昔獨雉堞巍煥
郊關以外故壘尚新耳嗟乎有興作即有征輸有變遷必有治亂
天下者一邑之積也俯仰興懷何能不望於修救之人今者景運
維新新鄉為河朔名區承流最邇凡蒞是土者攷古證今察戶口
登耗之由究治化升降之故往事足師不越几席而得之乃無負
先生以志為史之苦心云爾順治己亥秋日大學士劉正宗序

蓋聞天道無常故星日有薄蝕之變地勢至厚而陵谷有遷移之
時然其間幹旋轉運俾三辰不失其次河獄咸循其紀則在乎人
事之修舉而已人事修舉責諸君相而史臣之職實為之龜鑑故
曰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此非虛言也史在於朝則為一
代之書史在於邑則為一邑之志志顧不重哉新鄉古鄘地殷先
王之膏澤沐浴最深其後雖染于妹土而保乂之化肇自孟侯殆

與伊洛豐鎬同其熙洽其析浹獲嘉二邑地置新鄉則創于隋累代因之山川形勢左孟門而右太行人民風俗勤播種而尚孝弟洵河朔要區哉前志雖有可觀兵燹之後因革固已不同名公碩儒之懿行騷人文士之纂述更多未脩適大中丞膠侯賈公持節豫州檄郡縣各修厥志新鄉之志則請于少司空坦公張先生曰先生搢觚司海內文衡以矣若然藜天祿之閣則當上繼龍門扶風助是非賞罰之權茲一邑之志聊摭所懷其鄧林之一枝而崑山之片玉也歟先生曰是役也余不可以辭于是含毫吮墨纂要鉤玄詢諸故老之傳聞與夫貞珉之鐫刻且傍採博蒐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里歌巷謠凡有關涉莫不摭摭網羅無所迭替至於恒星分野七政東行之說則又與余投書辨論而先生獨得其精微然則雖一邑之志君子觀之以爲有良史之才焉余故樂爲述

而敘之俾後之覽者知夫一邑之中亦有天地古今之變恢弘瑰偉之觀而幹旋轉運安民阜物必有待于邑之良有司與鄉之耆德而好學者此物此志也夫順治己亥八月大學士柏鄉魏裔介序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世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後能傳久遠而不廢則史是也繇史而降省有通志郡州邑有志其取義皆裁于史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于善惡無所不書而志者蓋一區之中其山川人物文章風俗之美懼後世之淹淪磨滅而無所傳也志而存之苟其山川之陋人物之惡文章風俗之偷薄而不倫皆不書此其所以與史異也然所以存勸懲脩觀效使善人喜其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所紀取則以懼且悔蓋亦有微權焉世之衰也子孫欲褒揚其祖父而不本乎理道邑之公卿大夫

懼蓋棺之無以見書於史也思欲托于志以傳立言者皆莫之拒而不爲又且迫于其情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難出于是乎志始不寔志不實而作志之權始不尊後有作者當觀其人苟托之非人其所書非遺則濫遺且濫故不足以行世而傳以遠雖一邑之中其有嘉言善行迄一節之足傳者亦皆湮滅無聞然則受是托者非具識力而能文章鮮能勝任蓋具識力者於人之善固不能欺而於人之惡亦無能掩如是則不遺不濫矣苟其言之不雅馴則難以致遠故又在其文辭之工焉新鄉坦公先生所稱具識力而能文章者也其邑志雖奉豫中丞賈公檄寔出先生之手酌舊志之所詳畧而一衷於理道旣無所遺又無所濫洋洋乎大觀也哉史家首推班馬嘗考遷自作史記恣所欲言而固奉詔爲漢書不無避忌遷文豪俠而固謹細固其所也先生今日無功令迫

於上無子孫陳情於下恣所欲言則斯邑山川之美人物之盛文章風俗之厚朴而簡重得托先生行世以傳以遠無疑也予山居病廢先生雅意貧交一歲中書常三四至焉予曾東入魯有遊譜爲予刻之濟南及與及門子答問數則又爲刻之武林會修中州通志中丞公以予爲托予慮不勝任辭之至再先生則移書教予曰此係河洛淵源辭何爲也嗟乎予烏乎無辭昔薛方山修浙通志七年始成孫文忠修高陽志亦十餘年始出以示人二子者其文章識力爲何如也矧予識闇力薄衰老不文辭固其宜今於新邑志固不敢謬托曰游夏之弗贊也順治庚子春日徵君容城孫奇逢序

舊史氏曰古今載籍惟經與史而六經之中尚書春秋皆史也自禹遷而下曰紀曰書曰考曰志皆史也自通省有志而郡而縣各